

書業譯編會分都成協文

單身姑娘

李劫人譯

馬格利特著

中西書局印行



文協成都分會翻譯叢書

單身姑娘

馬格利特著 李劫人譯

中西書局印行

身姑娘

原譯主編主發
作者者者
法·馬格利特
李劫人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成都分會
葉聖陶
陳鶴
西書局
李旭昇
代表人

總局：成都祠堂街三十四號
分局：西安南院門三十九號
重慶戴家巷十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有版權 禁翻印

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成都分會
叢書編輯委員：

李劫人 陳翔鶴 陶雄 葉聖陶
碧野 謝文炳 羅念生

單身姑娘譯者序言

本書是書原著者爲法國威克安·馬格利特 Victor Maguerite。馬氏弟兄爲法國三十四年前著名文士。弟兄合著小說多種，而單身姑娘弟兄同在法國文壇上倒是常有的談話。生平其著派與其長兄保羅·馬格利特，此俱不必細論，有願研究最近代法國文學者，當知之。而無須爲一般讀者作乾枯無聊之介紹。

威克安在三十三年前，已被選爲法國西國家學會會員，出書四十餘種，名滿全國。年皇都也在五十五以上了，不料在一九二二年，忽然心血來潮，寫出了「單身姑娘」一書，對於於第一次歐洲大戰後一般法國貧困階級的暴發戶，和少數也風面無常識，專愛操縱政客的一些女人，稍稍作了一些不客氣的描寫。於是引起了一場不尋常的風波。由最高檢察廳提出公訴。同時國家學會開會，由某一部分有力者之操縱，將其會籍資格取消。此在暴發戶和野心女人，可以聽每一口怨氣矣。可是素來的假民主主義的法國政府乃不知取法乎上，而人其人，火其書，以致如此一來，威克安反而公式的得到了社會同情與好書。而單身姑娘也公試的由五十萬冊在幾個月內售罄到一百五十餘萬冊。從另一角度

看者，這件厭的威克遜，馬格利特好像自己登廣告似的。

在最近代法國政府同法國文壇的關係，本已不少。第一次公訴佛洛貝爾的「馬丹波娃利」，第二次公訴「單身姑娘」，先後相類映，實在可以看出人類當中確有不少的蠢物。現在十七年前已將第一部罪書譯出，現在又將第二部罪書譯出，別無其他的好用意，與不好用意。僅僅打算把法國政府在文學史上最蠢笨最無聊的舉動，介紹給我國。同時看看第一次歐洲大戰後的法國愛國難財的惡劣，以及豪傑政治頭腦的野心女人，到底是不是普通的典型，等到這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看也不需要也照樣來一下。

就實說來，「單身姑娘」並不算了不起的名著。因為馬氏本是傳派文人，只管有所激而發，到底不算大胆，而且積習不易擺脫，把一個新到極點的女郎，終於寫成了兩代人，或者法國女人也只能到此境界罷，如其「單身姑娘」一直演變至一個蘇聯新女性，似乎馬氏又不算忠實的作家了。我們只要看他寫到頂不堪的地方，那樣的無聊忌，那樣的用力，便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奮胆的君子。

「單身姑娘」之後，緊接着，馬氏又出版了一本「伴侶」Le Compagnon，是專為替覆當時法國官場而作的。也會風行一時，然而在我個人看來，覺得不甚夠味。所寫

的女角，太好了，可以說威克安理想中要有這麼樣一個女人，而實際似乎終不曾有。就二書而論，可以說威克安之寫「單身姑娘」，或有意，或無意，要出於有所微是性情的證據。而「伴侶」則絕對有意，並且做作多端，是通過理智以後，謹慎著筆的。故我於去書取讀時，而讀了前者之後，也絕不再讀後者了。

單身姑娘一辭，似乎也為威克安時代所創。法文中有 *single* 一字，本為童子。引伸其義則為成年未婚之單身漢。本書法文為 *Tagaranne*，即將單身漢辭尾變為陰性，字典中初無此字（猶之教授一辭之無陰性，直至居里夫人責任教授，始有人提說，新編字典時，應得顧及事實。）直譯其義，應為「女性單身漢」，或簡之曰：「女單身漢」，實嫌其不適。故亦創譯之曰：「單身姑娘」。

原該單身漢子，只是不正式結婚，不照例舉行典禮之男子而已，而不嫌其有娶侶，有婚婦，或簡直宣稱「我倆同居」，而生兒，而有女也。單身姑娘亦猶是。此類女性為在昔中國社會所不許，今則似乎已不算一回甚麼事矣。在法國，則第一次歐戰以前，固已有之。女人終身不冠以馬母（夫人之意，惟貴族之特稱除外，固不論其已嫁未嫁。）而冠以馬德摩色（閨女之意，或稱姑娘，或稱小姐，並無身份之別。）一般文人則稱之

費半盧布。前譯蘇聯時且以是名其小說焉。自創票身姑娘一辭，以與實際情形吻合，而簡明瞭，故三十年來，幾已成爲通名矣，而於吾國則似乎尚未輸入也。

我開始翻譯此書，在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在樂山縣嘉樂製紙公司的辦公室內。每天治事之暇，既不要遊街會人，打牌賭博；就連遊藝尤，斑竹灣觀音寺等，可以遊覽之處，也因爲近在咫尺，久遊生厭，實打不起東坡先生朝朝載酒的雅興；於是閉窗淨几之間，只好翻開此書，隨譯若干字，以消永日。大約月餘光景，已譯出了一半多，以爲到暑假中，一定可以竣事的了。却不料莊子的話：「行百里者半九十。」真有至理存焉。自三十一年六月以來，便一直擱下了，雖然隨時在短及「得早點譯完它」；然而還是到了三十二年五月，好容易把嘉樂公司的職務暫時擺脫，在寒舍著書休養時，又才繼續譯下去，以底於成，而且在樂山翻譯時，因爲要註釋達芬尼斯與克老埃那一句「夫婦之愛，果能白頭偕老嗎？」爲了手邊並無別的參考書，還大勞了葉石蓀仁兄的精神，代編在武漢大學期了好些法文書，才找出了根源，把這一句註譯得很清楚。

數量並不怎麼大，成身也並不怎麼重的一本，翻譯時間經過如此其久，而且還勞了朋友的神。故愈感覺得「譬如嚼飯哺人」，實實費力而不討好。本來，自從民國二十

一年重譯「人心」之後，便已誓不再譯一字，不料人類中蠢物確乎不少，不但每每前言不符後語，而且每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個圈子兜了過去，才說瞎兜不兜了，偏偏第二個圈子又兜了過來。我並非高明人，安能不算在蠢物數中？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八日序於成都菱窠 正當老農望雨之際

還有幾句連帶聲明的話：

原書僅分第一部第二部……每部又分若干段落，很老套的，翻譯之後，重閱時，覺得太老套了，遂每部給它一個總標題，每個段落之下，又扼要寫下若干小題目。並無別意，只是想先給讀者一個概念而已。其次，所有的註釋自然都是譯者幹的，這不用說了，還有一些譯者的按語，也每每寫在正文的括弧當中；得聲明的是：譯者按語有一個按字，而原著者的按語則無，雖然都在括弧當中。再次，我所據而翻譯的原文，是巴黎二百九十五版本上面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自作的一篇短短的序文。因為作得並不很好，已經譯出了，却又自行將其取消。在全篇當中，我覺得只有幾句話還比較精采，特擇錄於後，以見一斑：

「革命是甚麼？只是道路，政治或社會的改造麼？——我以為還有點兒：——」

目錄

譯者序言

第一部 此部敘說摩理格如何由一個本分姑娘轉變到獨立解放

一、摩理格在客室裏回想起她幼年的經歷

二、公賣場中的形形色色 一羣暴發戶

三、勒別家中晚景

四、三個學者大論婚姻問題與本能

五、聖誕夜 戲園 酒館 摩理格發現了秘密

六、摩理格捨身於一個路人 她的第一次激辯——對她的母親

七、她的第二次激辯——對她的父親 她的第三次激辯——對她的未婚夫 威

娘死了，舊的摩理格也死了

第二部 此部敘說摩理格在獨立解放以後如何的生活與思想

一、摩理格寄阿門布納太太三封信

二、摩理格之重現——價值和知識歸來——跳舞之妙——「藍荊」商店首次成功的

三、摩理格在思想的轉變——「藍荊」商店之一日——觀舞及其後

四、如何才配有一個孩子呢——從抽鴉片烟直到妓院

五、摩理格變了方向——向逃亡道路走去了——從抽鴉片烟直到妓院

六、摩理格又與白濁——結果漸漸動起——「藍荊」——風流孽冤

七、此部戲說摩理格在過份墮落之後的愛情生活與其歸宿

八、是男是女——個人了

九、風波之一——這是從無理的嫉妒到口角——到調解——獨佔——隔絕——反抗

十、摩理格愛情的分水嶺——一場唇槍舌劍

十一、無可救藥之破裂——摩理格同巴賽分攤了

十二、一槍打出了掃帚——並打出了結局

十三、在圈子內的歸宿

十四、在圈子內的歸宿

第一部 此部敘說摩理格如何由一個本分姑娘轉變到獨

立解放

一 摩理格在客室裏回想起她幼年的經歷

摩理格·勒別把叫人給一按。

「瑪列特」她向走來的侍女說：「我的外套……」

「哪一件，小姐？」

「藍的。還有我的新帽子。」

「通通給小姐拿來嗎？」

「不，把來預備在我房裏好了……」

摩理格等侍女出去後，歎了一口氣。多麼累人的公賣場啊，要是她不必在舞廳去食

售先的話！在這間小客室裏，人最僻靜的舒服。她把一顆顆靠墊在長條椅的靠墊上，又
夢醒起來……

她那時剛滿五歲，在她房裏一張小桌上吃晚飯，每天，管理她，服侍她，執掌着她
全部生活的，都由一位「小姐」。但這晚，「小姐」請假走了。代理她職務的是西威斯
脫模娘。

管理格對於西威斯脫模娘很尊敬。第一，她兩個全與其他的人不同。其他的，是
婦人。「小姐」是的！媽媽給這名婦與她時曾說過：

「只管您是寡婦啊！然而當保證的人總應該叫小姐」。

反之，西威斯脫模娘與管理格才真的是兩位姑娘。她自己是一位小姑娘，雖然她自
以為長大了。而脫模娘乃是一位老姑娘……老，老極了！從她那打皺褶的皮膚上以及在
她瘦梨形的下巴上所生的三根毛上就可證明丁。

其次囉，西威斯脫模娘若是常常帶些繡有魚蛋與杏仁的黑芝麻糕。當她每回從延兒
來的時候。延兒——管理格也不知道在何處，也不知道是怎樣的所在。延兒與「昨兒」一

樣的；假使呀（註）……只有一個兒」才算數。而且今兒又是佳節。爸爸和媽媽應該共
歌劇院去，而且，看戲之樂還勝過先到大飯店去吃飯。

歌劇院乃是給仙童跳舞的仙宮，而大飯店則是人們吃鮮牡蠣的地方……西威
斯尼姨嫂說得對，那都是大人們面說的。

說着說着，就帶來了一位少女——啊，不是！乃是媽媽——她裹在一件敞胸露肩
的袍子裏。她頭上戴着幾根白羽，身上穿的好像全是珍珠。摩理格惶惶惑惑的把那衣料
摩了摩，……是啦，一些小小的，全是小小的珍珠。真是的！很想有這樣一串頭飾。

媽媽揭着身子急急忙忙地向她道別，她就去撫摩媽媽的光頸項，媽媽叫道：「不要
親呀！有紙！」因為那小手這時又伸到面頰上去了，媽媽的發音更不耐煩起來：「讓我
！你要把我的粉弄乾淨！」

媽媽的身後，爸爸穿了一身黑，只當前的護胸形成了一個白色大V字。這是一種古
怪襯衫，是用布壳漿糊的！媽媽此刻正向微笑而傾聽的西威斯脫姨嫂談說一件事。爸

爸把腳兩腳道：「再加那隻上面，熱雞去畫眉毛染指甲的怪脾氣，我們總會趕不上開場了！」

開甚麼？開舞牒嗎？……才不是的，爸爸和媽媽剛一走開，並未抱吻她一下——
——摩理格爲之很傷心——
——西威斯脫姑娘方解說是音樂開場……那嗎，音樂自己打開呀！

摩理格實然問道：「那又怎麼做呢？」
「西威斯脫姑娘將她樓膝上，逗着她說道：『言志麼，那是從各式各樣的東西中唱出來的聲音……人們快活時也可以唱出來……從森林中從海上吹來的風，也可以唱出來……樂隊的樂便是模仿這些聲音的……開場哩，好像一扇向天的大窗突然打開，好使音樂穿進來，人們也才聽得見。你懂嗎？』」

摩理格定定的把西威斯脫姑娘看着，把頭點了點……

摩理格八歲了。她長的相當高。常常咳嗽。所以，她到海濱去散步時，總得吩咐「小姐」（已不是那個寡婦，而是她所不喜歡，兩顆紅球似的一個麻森羅女人。）不要讓她

光着腿跑到有青螺殼刺的泥潭中去。也不許她在土牆前尚未變硬的濕沙灘上去跑跳。也不能採取帶有海洋氣味的海藻，也不能收集甲壳裏含有毒藥的蚌蛤……「爲什麼要弄那些罐東西？損壞它！」媽媽每次這樣向命令。

整理格甚至不許念雙所願念的書（莫把那些惡毒弄到腦子裏）。反之，應該規規矩矩費上點把鐘的工夫去按音鍵（憑她如何說這會使她發狂，顯然這是練習手指的一種規律）。因此，雖然在暑假中，而瑟威威這地方要比瑟詩厭多了！

而且在這裏還難得看見她的父母。媽媽老只帶着幾個友人在座汽車。黃昏時，正吃着晚飯——也是很稀有的——她又走開了，立刻換上衣服，到娛樂場去跳舞。很晚……甚至早晨才醒。爸爸呢？只在星期六才趁着「丈夫車」走來。而星期日同一些先生們在幹他的公事。

頂討厭的是媽媽所辦的「海濱會」了。在店鋪的木板上一共一伙交又着許多繩子。活像一所洗衣店。所有的衣裳繩子，全一樣的，緊緊的成列擺着。先生們太太們拉着繩子坐在細條做的或帆布做的小圓桌的周圍，一面和另一夥成行走着的先生們太太們互相敬着酒。

那鄉人走到木板鋪成的路盡頭時，打一個半圈，又走起來。他們走些甚麼？摩里並不曉得。又是一件神祕事呀！世界充滿了的神祕，只要對於連續而來的問題所提出的答案她肯相信的話……

她還在媽媽帳篷不遠處，同着小摩以及一個她們倆都不認識的小女伴，暫時另覓開心。她們喚那小女伴爲跳跳，因為她常常一面唱一面支在一隻腳上打磨旋。三個人在那盧森堡女人不經意的眼光下，建第一所想像中的堡壘，有角樓，有旗尾。一個嬌愛男孩子，渾名叫做綿羊的，肩上一條木棍，很威風的站在中間。大家要他靜靜的站在那裏，曾告訴他：「你就是衛兵」。

這遊戲的規則是，堡壘一完工，衛兵就可以解除職務，而將他們三個中間，任捉一人，關在堡壘裏面當囚犯。但堡壘這時尚未完工。綿羊已跳躍起來，等不到工程完畢，就非出來不可。跳跳同小摩都逃跑了，摩理格則一心賊信條約之有效，並沒有動彈。因此，綿羊來捕捉她時，她便反抗起來。他攔着地……於是又是拳頭又是呼聲。盧森堡女人趕走過去，拉解不開，媽媽們也跑了來。她們把兩個戰十分開，並不理會那複雜而且相反的解釋，只是把他們搖着。綿羊因爲不服從，挨了幾耳光。同時摩理格也覺得